

一个十四岁女孩与一个家庭的成长日记 /

Ginny Moon

金妮的幸福式

幸福=蓝房子+我的娃娃

【美】本杰明·路德维格 著

刘玉静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Ginny Moon

金妮的幸福公式



【美】本杰明·路德维格 著
刘玉静 译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妮的幸福公式 / (美) 本杰明·路德维格著; 刘玉静译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1
书名原文: Ginny Moon
ISBN 978-7-5086-8263-1

I. ① 金… II. ① 本…② 刘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9438 号

© 2017 by Benjamin Ludwig, LLC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lio Literary Management, LLC.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

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金妮的幸福公式

著 者: [美] 本杰明·路德维格

译 者: 刘玉静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11 字 数: 248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7-6212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263-1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9月7日，星期二，晚6:54

那个塑料电子娃娃哭个不停。

我的永远父母告诉我，它应该和真正的宝宝一样，可是它一点儿也不像。我没办法哄它开心。就连我轻轻摇晃它，给它换尿布，给它喂奶，它都不开心。每当我说乖、乖、乖，让它吮吸我的手指时，它只是表情呆滞地哭喊、哭喊、再哭喊。

我再次抱紧它，脑海里不断提醒自己，轻手轻脚，轻手轻脚。然后我尝试了每次胡闹时格洛丽亚对付我的所有方法。我用手轻轻地托着它的小脑袋，踮着脚尖身体上下轻轻晃动。“宝宝乖，宝宝乖。”我说，声调从高到低宛如一首歌，然后说，“很抱歉。”

但是它依然无休无止。

哭声变得更加响亮，我把它放在我的床上，开始寻找我的娃娃。那个真正的宝宝。虽然我知道她不在这里。我把她留在了格洛丽亚的公寓里，但是那个大哭不止的娃娃让我非常非常焦虑，我必须要找一找。这就像是我脑子里的一条规定。我拉开抽屉。我打开衣橱。我翻箱倒柜找遍了所有可能放娃娃的地方。

我甚至连行李箱也翻遍了。行李箱又大又黑，形状像一个盒子。我

从床底下把它拖出来，拉开四周的拉链。但是我的娃娃不在里面。

我深吸一口气。我必须要让这哭声停止。如果把它放进行李箱，周围塞满毛毯和毛绒动物玩具，再推回床底下，也许我就不会再听到这烦人的声音了。这就像是我把大脑中的声音清除掉一样。

大脑在脑袋里。那是一处很黑很黑的地方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看到。

所以我就这么做。我把塑料电子娃娃放进行李箱，拽过毛毯，然后蒙在它的脸上，接着又塞进一个枕头和几只毛绒动物玩具。我猜几分钟之后声音就会停止。

因为哭喊需要呼吸。

9月7日，星期二，晚7:33，洗完澡之后

我洗完澡，但是塑料电子娃娃还在哭。它本应该安静下来了，但却没有。

我的永远父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影。我的永远妈妈的双脚泡在水桶里。她说最近脚一直浮肿。我走进客厅，站在她面前，等着。因为她是一个女人。我和女人在一起比和男人在一起感觉舒服得多。

“嘿，金妮，”我的永远妈妈说，这时我的永远爸爸按下播放暂停键。“怎么了？你好像有话要说。”

“金妮，”永远爸爸说，“你是不是又抠手了？都出血了。”

这是两个问题，所以我没有说话。

接着永远妈妈问：“金妮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再也不想要那个塑料电子娃娃了。”我说。

她拨开前额上的头发。我非常喜欢她的头发。今年夏天，她还让我给她编了辫子。“你洗澡洗了快四十分钟。”她说，“你刚刚有没有尝试让它停下来？给，先拿着这个，我们给你找点儿创可贴。”

她递给我一张纸巾。

“我给它喂奶，替它换了三次尿布，”我说，“我轻轻摇晃了它，可

它仍然不停地哭，所以我……”然后我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
“现在它的声音变了，”永远爸爸说，“我不知道它的声音能这么大。”

“能不能让它停下来？”我对永远妈妈说。然后又说：“求你了。”

“听到你寻求帮助真高兴，”永远妈妈说，“帕特莉斯一定会很骄傲的。”

哭声从走廊的尽头远远传来，我开始找地方想躲起来。因为我记得如果我不能让我的娃娃安静下来，格洛丽亚常常会从卧室冲出来，尤其是她留男性朋友过夜的时候。有时娃娃在哭，我听到她过来，就会抱着娃娃爬到窗户外面。

我紧紧攥着纸巾，闭上了眼睛。“如果你能让它停下来，我会经常求助的。”我说，然后再次睁开双眼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永远爸爸说。

他站起来。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退缩了一下。然后我发现他不是格洛丽亚。他奇怪地看着我，然后穿过走廊。我听见他打开我的房门。哭声也随之变大。

“我不知道这个办法是否奏效，”永远妈妈说，“我们原本是想让你了解如果家里有一个真正的宝宝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。”

我的房间里，哭声震耳欲聋。永远爸爸又走回来，一只手挠着头。“她把它装进行李箱里了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一开始到处都没看到，循着声音才找到它。她把它和一堆毯子

还有毛绒玩具塞在里面，拉上拉链，然后推回到床底下。”他说。

“金妮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永远妈妈说。

“它一直哭个不停。”我说。

“是，但是——”

永远爸爸打断她：“听着，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它会把我们逼疯。我试着把哭声关掉，但是也做不到。我觉得已经无计可施了。给温克曼夫人打电话吧。”

温克曼夫人是健康辅导老师。

“她说今天早上把紧急联系方式给了金妮，”永远妈妈说，“在一张纸上。在她的书包里找一下。”

他再次穿过门厅打开我的房门。我捂着耳朵。他拎着我的背包走出来。永远妈妈翻出纸条，拿出手机。“温克曼夫人吗？”我听到她说，“是的，我是金妮的妈妈。很抱歉这么晚给您打电话，但是这个娃娃恐怕出了点故障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的永远女儿，”永远爸爸对我说，“一会儿就没事了，然后你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实在抱歉，这个哭声吵得人精神崩溃。我们还以为——”

永远妈妈挂掉电话。“她说娃娃的脖子后面有一个小孔。用一根回形针插进去按到里面的一个按钮，就可以把它关掉。”

他去了趟书房，然后又走出来，穿过门厅，走入我的房间。我开始在心里默数。当我数到12的时候，哭声停止了。

现在我又能呼吸了。

9月8日，星期三，下午2:27

我在上第四节社会活动课时，洛莫丝夫人走进教室跟我说了几句话。她是我的辅导员，戴着大圆耳环，浓妆艳抹。“你父母要来学校开家长会，”她告诉我，“然后他们带你回家，所以下午广播和响铃之后，你要和达纳女士留在第五教室里，可以写一会儿作业。他们会叫你进去，希望让你参与其中。”

所以现在我在第五教室里，这里是我和其他特殊孩子一起上语言艺术课的地方。因为我有自闭症和发育性障碍。昨天没人告诉我今天有家长会。我推测是关于那个塑料电子娃娃的事情。

达纳女士正在指挥校车。透过窗户，我看到她身穿橘黄色马甲。她站在74号校车旁边，那正是我乘坐的校车。这辆车前面和后面是其他校车。孩子们排成一队一队地正在上车。走廊里，所有参加体育活动的孩子们都在准备训练。艾莉森·希尔和凯拉·扎达比奇已经走了。她们是和还有拉里一起来到第五教室的两个孩子。

校车通常2:30发车，但是三分钟的时间不够我上网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在找机会悄悄一个人上网，但是没有老师陪同我不可以上网。有一次跟卡拉和麦克在一起，我把卡拉的笔记本电脑藏在毛衣里然后放进橱柜。我正在谷歌上输入格洛丽亚·勒布……，门就被推开，卡

拉找到了我。她拿走电脑，等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打了我一巴掌，对着我大喊大叫。

这让我很害怕，很害怕，很害怕。

所以有一次在学校写关于大型猫科动物的报告时，我通过谷歌搜索“格洛丽亚主要出售缅甸猫”，因为这就是格洛丽亚挣钱的途径，但是我被老师发现了。当我来到新学校，搬到新的永远家庭，我的新任永远父母告诉我不能上网，任何时候都不行，因为他们需要保证我的安全。莫拉说她和布莱恩非常爱我，而互联网不安全。“之所以不安全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寻找格洛丽亚”，这才是她真正想说的，虽然她并没有说出口。

永远妈妈说得没错，因为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就在那个公寓里。我不知道公寓在哪个城区。我需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我的娃娃，又或者时间过去这么久，现在我是不是来不及了。如果来得及，我会立刻把她从行李箱中拿出来，再次好好照顾她，因为格洛丽亚会有时一连好几天都不在家。而且她有很多男性朋友造访。她一生气就会打人。还有唐纳德，他在城里的时候也会这样。“我真希望可以经常来这里，但是不行。”听我说过格洛丽亚的所作所为之后，C克丽丝特尔这样对我说，“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娃娃，就像你妈妈说的那样。无论如何，她永远都是你的小宝宝。”

我不再回忆，开始抠弄手指。

拉里走了进来。他把背包放在课桌上，把他的手臂矫正器靠在墙上，然后坐下来。手臂矫正器就像拐杖，不过它们需要装在身体上。这让拉里看起来像只蚂蚱。拉里有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。我的眼睛是绿色的。他总是唱歌，而且他不像我那样喜欢数学。“嗨，宝贝。”

他说。

于是我说：“拉里，我不是小宝宝，我13岁了。你不知道吗？这很无聊。”

无聊的意思就是当你一遍一遍反复地说一件事情，别人会觉得很烦。就好像帕特莉斯一直说，我和格洛丽亚一起住在公寓时，我自己就有点像个娃娃。这番话是我告诉她我需要看一看娃娃时她对我说的。她根本不明白。

拉里伸展胳膊打了哈欠。“嘿，我累了。真是好长好长的一天，”他说，“我要等妈妈来接我去参加妹妹的排球训练。”

“你在等的时候应该写作业。”我说，因为洛莫斯夫人告诉我要这样做。我拿出语言艺术课本翻到第57页，上面是一首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诗。

“不，”拉里说，“我要看看我的facebook。我昨天刚刚注册。”

他站起来，又把手臂矫正器戴上，朝电脑走过去。我紧盯着他。

“你有facebook吗？”拉里走到电脑边问我。他头也不回，敲击着键盘。

我低头看着双手。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需要申请一个，宝贝。”他看了看我，“过来，我教你。所有小酷孩都有facebook，懂吗？”拉里总是说“你懂吗？”。我认为“懂吗？”主要就是一种表达方式。

“他们不让我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时候上网。”我说。

“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”拉里说，“为什么你父母不让你上网？”

“因为格洛丽亚在网上。”

“谁是格洛丽亚？”

“格洛丽亚是我的生母，我曾经和她住在一起。”

然后我不再说了。

“她好找吗？”拉里问。

我摇摇头。“不好找，”我说，“在不同的寄养家庭时，我尝试过三次上网找她，但总有人打断我。”

“她叫什么来着？”拉里问。

“格洛丽亚。”我说。我感觉自己站了起来。我心潮澎湃，蓄势待发，因为我知道拉里会帮助我。

“格洛丽亚什么？”

我探身向前，从眼镜上面斜着眼睛看着他。我撩开脸上的头发，但它们又散落下来。真希望我有一根发带。“格洛丽亚·勒布朗。”我说。已经很久没有从我嘴里说出勒布朗这个姓了。因为那是我的旧姓。和新的永远父母住在一起，我好像把原本的我留在了过去。他们叫作布莱恩和莫拉·穆恩。我现在叫作金妮·穆恩，但是我的身上还保留着一部分过去的我。

我好像变成了原来的金妮·勒布朗。

“拼一下。”拉里说，我照做。拉里输入之后走到一边，指了指椅子。我坐下来。

然后我看到了她。

格洛丽亚，打了我之后会抱着我哭泣。格洛丽亚，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公寓，但是我们坐在沙发上看怪兽电影时会给我好喝的饮料，曾经说过“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都是一个聪明人”，因为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

了普通教育水平测试，这让我的脑海中浮现一队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孩，挥舞带着飘带的指挥棒，欢呼喝彩。

格洛丽亚，我认识的第二可怕的人。

格洛丽亚，我的生母。

格洛丽亚的衬衫和头发总是与众不同，但是至少整个页面都是缅因猫的照片。格洛丽亚还戴着眼镜，而且像我一样骨瘦如柴。自从九岁之后，我再没有见过她，也没有和她说过话。那还是警察来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对不起！真的对不起，金妮！”我现在十三岁，但是到九月十八日我就满十四岁了，那是今天之后再过九天，因为

9月18日

- 9月9日

9

另外，九岁正是我开始第一次永远之旅的年纪。基本上，在两个月里，我们就退出了彼此的生命。

“宝贝？”拉里说。

他在对我说话。我回过神来。“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你想看一下她是否在线，和她聊聊天吗？”

我很兴奋。因为聊天意味着说话。

拉里指着屏幕。“这里，”他说，“就点这里。”

于是我点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一个可以打字的地方。

“输入你想对她说的话，”拉里说，“就说‘你好’，然后问她个问题。”

我不想说“你好”，而是输入了那个我一直在询问每个人，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没人理解的问题：

你找到我的娃娃了吗？

然后我就等着。

“你得点发送。”拉里说。

但是我其实根本没听见他说话，因为警察、格洛丽亚和厨房的画面飞速闪现，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。我又陷入脑海深处。我看到格洛丽亚的脸贴在墙上，警察按着她。我看到被撞开的门，光线从外面照进来，两只猫跑了出去。我不记得是哪两只。

“这里，”我听到拉里说，“我帮你点。”

我看到眼前的鼠标箭头在屏幕上移动。它点击发送键之后我开始数数，因为当有事情要发生时我需要知道数到多少才会真正发生，尤其是我等待整整四年的答案。

六秒过去了。然后屏幕上在我输入的内容下面出现一句话。内容是：

金妮是你吗？

但那不是我问题的答案。我想抠弄手指，但是我不能那样，因为屏幕上有一个问题，现在轮到我打字了。我输入：是的，我是金妮。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然后按照拉里教我那样点了发送键。

接着，屏幕上又出现一个词，它全是由大写字母拼成的，似乎在尖叫。这个词是：

太好了！

然后：

是的我们找到了你的娃娃你到底在哪？！

我想写“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她？”，但是我的双手剧烈地颤抖，无法按照我的想法去做。另外格洛丽亚问了一个问题。我反复三次张开又攥紧双手，把手放在膝盖之间又拿出来，然后输入：和拉里在五号教室。

然后她写：

拉里是谁你的地址是什么？

现在我抠弄着手指。我不得不如此，因为我既不想谈拉里，也不想谈我的地址。我只想聊聊我的娃娃。因为即使格洛丽亚说了“太好了！”和“我们找到了你的娃娃！”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说实话，也不知道我的娃娃是否安然无恙。因为格洛丽亚言不可信，反复无常，她是会撒谎的人。于是我又反复两次张开攥紧双手，还不忘喘了口气，然后输入：拉里是我的朋友。雪松街57号——。

我停下打字，因为听到达纳女士在走廊里。我听到她在跟别人说

话。我猜，是另一位老师。

这意味着我立刻就会被发现。

“宝贝？”拉里说。他站在我身后。他的声音很焦虑。

于是我输入，我得走了，但是刚点了发送键，我就想再加一句，“可不可以请你把娃娃给我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”但是我错过了机会，达纳女士现在随时会进来。

我迅速站起来离开电脑。然后有人按住我的肩膀，我又闪躲了一下。

我差点跌倒。当我意识到那只是拉里，并没有人会伤害我时，我放下胳膊又看着屏幕，上面出现一个词。写的是：

MANICOON.COM

然后：

这是我的地址以防万一。

然后：

该死我在路上明天就到。

我移开目光。我没有看到格洛丽亚或者公寓又或是我的娃娃。我看到的只是拉里把一只胳膊伸出矫正器，他的手举在空中。“嘿，伙计，”

他说，“你没事吧？快点。我们要坐下来，把书本拿出来。”然后他咬着嘴唇说：“我要关上电脑。不要吓我，好吗？”他伸出一只手放在鼠标上，点击退出然后点击屏幕角落里的×号。他走回自己的书桌边坐下来。我向后退开椅子站起来，擦掉手上的污渍，看着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照片。

达纳女士走进来。“金妮，你父母过来看你，”她说，“在洛莫斯夫人的办公室。”

我站起来，拿着背包离开教室。走到走廊上，我跑了起来，边跑边用手指触摸着墙壁。我感觉如果不扶着东西就会摔倒，于是我跑啊，跑啊，跑啊。我还在兴奋不已，但是也感到害怕。

因为格洛丽亚要来了，来我的学校。